

刘保法 著

蒲公英

PUGONGYING DE ZHONGZI

的

种子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AJI XIEZHEN

花季写真

刘保法著

蒲公英的种子

蒲公英的种子

刘保法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6.8万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25 插页:2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汤素兰

设计封面:曹武亦

印数:1-4,500

ISBN 7-5358-1869-2/I·502 简精定价:7.3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 邮编:410001)



▲ 江泽民主席在上海工作期间参观胡怡闻画展，并与小画家亲切交谈。

▼ 1985年8月，应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之邀，在深圳举办第二次胡怡闻画展，受到深圳人民欢迎。



目录

关于生命的思考	1
她的生命一开始就沉浸在艺术之中	6
胡怡闻快照	10
父女对话	11
画画并不仅仅为了好玩	18
可以公开的心灵世界	22
彩色牛奶彩色床单彩色窗帘彩色墙壁和彩色贺卡	29
我和马蒂斯都爱剪纸	35
“总统夫人,蓬茹密达!”	39
成长轨迹	41
冬天的红苹果	43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闻联会”	48
翻一翻那本装帧精美的留言册	53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56
生命之光	62
步入胡怡闻的艺术世界	
——美国艺术硕士罗欧眼里的胡怡闻	69
不含杂质的生命艺术	
——中国教授余秋雨眼里的胡怡闻	71
铸就永久的灵魂	
——胡怡闻眼里的自己	74
把自己看作敌人的人	
——同学眼里的胡怡闻之一	77
沉静而有思想的女孩	
——同学眼里的胡怡闻之二	79
乖巧善良的女孩	
——父亲眼里的胡怡闻	80
相约“闻联会”	82
尾声:一个最可怕的梦	99

关于生命的思考

对胡怡闻来说,1992年3月9日这一天,也许是她生命旅程中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这天的天气很好,太阳把弄堂照得暖暖的,似乎是早已在等待着胡怡闻回家。

胡怡闻是坐着轮椅回家的。

爸爸妈妈慢慢地推着轮椅,把胡怡闻从医院接回家,



1

这幢有点小别墅韵味的新式里弄房子,是胡怡闻的爷爷买下来的。据说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一个英国医生。这位英国医生自己设计房子,把小楼故意设计成不规则型,使每一个房间都显得极有情调。胡怡闻最喜欢这样的房子。



你想知道在这种曲曲弯弯的楼梯扶手上滑滑梯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去问问胡怡闻。

2

好像是把胡怡闻重新降生到这个世界。胡怡闻说，她确实有第二次降生的感觉：第一次降生的感觉她不知道，因为那时她只是一个小生命；而这第二次降生的感觉却又是那样地沉重，全然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那种生命降临的喜悦。她坐着轮椅出现在弄堂口，看着那幢自己早已生活了16年的房子的时候，那种感觉，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是如释重负。

她清楚地记得那次离家住院是一月中旬，而病魔的突然作难正好是新年来临时。

那天早晨，她突然感到头晕，眼冒金星，而且一下子看不见东西了。爸爸妈妈惊慌不已，连忙送她到医院拍片检

查。医生说，在她的脑室中间生了一个大肿瘤，如果不马上动手术，她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当然动手术也有危险，可能会遇上大出血，还可能留下各种后遗症，甚至丧失记忆和思维，变成植物人……在死亡和生存之间，胡怡闻当然选择了后者。她被剃光了头发，推进了医院手术室。幸亏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肿瘤被切除，而且经化验是良性。但没多久，厄运再次降临，她突发脑积水，高烧不止，连续几天失去了知觉。她又作脑积水引流术，后脑被打了一个洞，腰椎上也一次次地穿刺。这样的痛苦，别说是一个青春少女，就是铁打的硬汉恐怕也难于承受，胡怡闻的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防线之前。她病得实在太严重太蹊跷……

现在，胡怡闻终于从那条粗砺恐怖的生命畏途中挣扎着跑回来了，她确实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

推门进屋，屋里一切如旧，但她却觉得有点陌生。

客厅里还挂着她以前画的画。她有点惋惜，因为如果不是这场大病，客厅里也许早已换上了她的许多新作。

那间储藏室是否还空着？她最喜欢爸爸妈妈在储藏室里堆东西，那样的话，她和小伙伴们在储藏室里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她可以躲得很隐蔽很隐蔽，别人怎么也找不到她。此刻，她眼前浮现起小时候跟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欢乐情景，她真想把她们叫来，再玩一次捉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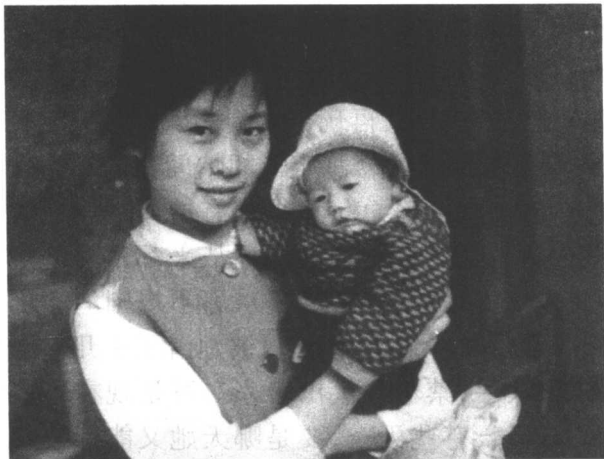
她又把视线停留在家里的楼梯上。胡怡闻家的那幢楼房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楼房总是显得很有情调。妈妈说胡怡闻小时候怎么顽皮怎么顽皮，下楼梯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地从楼梯上一格一格地下来，而是从那不规则的楼梯扶手上“刺溜”一下滑下来。胡怡闻看着被她滑了十几年滑得油光发亮的楼梯扶手，禁不住笑出声来。可是现在不能滑了，她轻轻叹了口气，有些无奈，要是哪天她又能从楼梯

扶手上滑下来,妈妈一定不会再责怪她了,妈妈看到女儿又像小时候那样健康,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的。那么,她要到哪一天才能恢复健康呢?她的命总算捡回来了,但要恢复健康却不是那么容易……

她让妈妈扶她到她的画室,她要一个人在自己的画室里静静地呆一会儿。她从桌上拿起一枝画笔,画笔上已经有了一层灰。久违了,以前她每天都要用到这枝画笔,是无情的病魔把她和她的画笔分离。在住院期间,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她的画笔。现在她终于又回来了,她捏着画笔,十几年来学习绘画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似地在她眼前浮现;她捏紧了画笔,生怕画笔会从她的手上突然飞走……

她想着想着……

4 她的生命曾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然而,这样一个柔弱秀丽的少女,却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讨回了几乎即将消失的生命,重新站立了起来。许多人都认为胡怡闻的生命复苏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恐怕会牵动着全世界一切关注生命的人的心。



怡闻出生100天和妈妈的合影。

人的生命很脆弱,天灾人祸,衰老疾病,你一不小心就会使生命消失。但人的生命又很顽强,人类顽强的求生本能,常常会使人奇迹般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险关。人的生命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唐山大地震后,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说,唐山地震中许多人的死亡其实是死于精神崩溃,他们经受不起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在自己的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的生命。

人的生命究竟值多少钱,好像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定过一个确切的价格。它给你的时候是白给的,收回去的时候也是无偿的。有时候它值不了几个钱,甚至像一片凋落的秋叶,一文不值;但是一旦你把你的生命溶化在你的事业里,你天天都在为这个世界干点什么,那么你又会感觉到,生命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在所难免,然而你的事业是不死的,你会领略到“永久的年轻”。

胡怡闻的生命复苏,是不是因为也有某种东西溶化到了她的生命里?

我实在不愿意将我的思考结论太早地告诉读者,这是违背写作规律的。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生命化艺术”和“艺术化生命”的永恒。这种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至于使我勃发起一种不能自己的创作热情,并且忍不住一开始就要把这种印象告诉读者。

她的生命 一开始就沉浸在艺术之中

6



胡怡闻呱呱落地的时候，她面对的就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充满温馨的家庭。她的爸爸胡雨心酷爱绘画，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教授，在上海画坛早已小有名气。她还有一个聪明贤惠的妈妈。她这个家又跟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的家同住在一幢楼里，爷爷还是长宁区的一个副区长呢。

胡怡闻的生命和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她的艺术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胡怡闻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一边画画一边照看着她。

爸爸的画画了一半，要到学校里去上课。他就把胡怡闻留在家里，自己去了学校。

爸爸上完课回家一看，天那，他的那幅画了一半的画被各种各样的颜料涂得一塌糊涂。

“这是谁涂的？”

“是我画的。爸爸你看，我在你的画上添了个蓝鼻子，加了个小花环，还涂了个大太阳……你看我画得好看吗？”

胡怡闻忽闪着眼睛看着爸爸，还等着表扬呢。爸爸却火冒三丈，扬起了巴掌。



有时候，看着胡怡闻小时候的照片，会使人产生疑问：这样天真可爱、开朗活泼的孩子，怎么会跟病魔迎面相撞！1985年的胡怡闻才9岁，可她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已经是她个人的第二次画展了。从她灿烂的笑脸，就可以知道这次画展又获得了成功，这就难怪她为什么如此得意非凡。

就在爸爸的巴掌即将落在胡怡闻的脸上的时候,爸爸突然从胡怡闻涂鸦的线条中发现了一种稚拙、天真的童趣。爸爸想到了童年的自己,酷爱绘画的自己不也曾经有过乱涂乱画的经历吗?这种乱涂乱画的经历其实是儿童绘画的起步。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有人认为知子知女莫若父母,其实许多家长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孩子,只是把孩子的兴趣简单看作胡闹和儿戏,错过了早期教育的良机。假如这一巴掌打下去的话,可能就会打掉胡怡闻的绘画兴趣,就此中断她的绘画生涯。

爸爸终于收回了扬起的巴掌,给了她一厚叠纸,说:“你画得很好。不过,以后画画要画在白纸上,不要画在爸爸的画上,懂吗?”

胡怡闻要涂要画,就让她乱涂乱画吧,总有一天她会在乱涂乱画中产生灵感的。

真的,随着小怡闻的渐渐长大,这种灵感也渐渐在她的画里表现出来。

有一天,爸爸带她上剧场看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她看完儿童剧一回家就画了一个小木偶,还在小木偶的脖子上加了一条红领巾。爸爸问她:“小木偶怎么戴上了红领巾



《小主人报》是一份由小朋友办的报纸,胡怡闻曾经是《小主人报》的记者,写过不少好文章。

巾？”

她说：“好孩子才能戴红领巾。小木偶改正了错误，变好了，就应该为他戴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这就是孩子的想象！这种想象显得稚气，但很纯洁很真实。爸爸乐了，连连夸奖胡怡闻画得好，画得有新意。后来，木偶剧团有位阿姨专门写了文章，连同这幅画一起登上了报纸。

小怡闻就是这样，总是用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纯真感情，来捕捉生活中的浪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什么，就画什么。”

记得小怡闻三岁时，爸爸带她看舞剧《灰姑娘》。看完舞剧回到家，她先用深蓝、咖啡色画了个受苦的灰姑娘。小怡闻说，这两种颜色可以把灰姑娘内心的辛酸和痛苦表现出来。后来灰姑娘变幸福了，她画的灰姑娘就用红颜色和黄颜色来打扮。小怡闻得意地说：“你看，灰姑娘内心的喜悦，不是都能从这两种颜色里感觉得到吗？”奶奶做家务很辛苦。当奶奶坐在弄堂口乘凉时，小怡闻就挑了块最大的西瓜送给奶奶；自己则坐在旁边画了一幅速写《奶奶吃西瓜》。她画的《猫头鹰》、《花和水果》、《阿凡提》、《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以及她当上了《小主人报》美术编辑，去北京采访时画的《天安门》等，都表达了她那纯真、善良的感情和愿望。而每当胡怡闻画了一幅画，爸爸总能从她的画中，找到最美最有价值的东西。

胡怡闻的绘画兴趣，胡怡闻的艺术天分，就在爸爸和周围懂得关心爱护孩子的长辈的这种理解、鼓励和保护下，得以茁壮滋长。

胡怡闻快照

属相:龙。

血型:B。

身高:1.62米。

出生地:上海。

出生季节:夏天。

兴趣爱好:绘画,听音乐,书法。

童年时代最爱做的事:画画。

少年时代最爱做的事:画画。

最偏爱的颜色:蓝色。

最偏爱的季节:秋天。

最偏爱的动物:马

最偏爱的植物:冬青树和莲花。

最偏爱的格言:“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父女对话

胡怡闻跟千千万万个酷爱绘画的儿童一样,从小开始学画画。可是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许多画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胡怡闻却能成为一名有艺术才能的真正的小画家呢?

胡怡闻真够幸运的,她的父母不仅为她创造了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氛围,而且一开始就把她引入一个高层面的艺术殿堂。父亲以一个艺术家的高远见识深深懂得,工匠式教育的污染只能使孩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因此,他一开始就让女儿置身于一种对人世间的惊喜发现之中。画画,只是这种惊喜发现的自然表述。胡怡闻就在这种对人世的不断的惊喜发现之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想象力,艺术地接受着生活的种种馈赠,表达着对生活的种种感受。

读了下面几段“父女对话”,我们就不难对上面这个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了——